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一二二七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江月松風集	一山文集	附貞素齋集	鶴年詩集	附丁孝子傳	青村遺稿	玉筍集	附述古齋集	補郭遺集	北郭遺集	學言稿	目聞過齋集	友石山人遺稿	附師山遺錄	師山遺集
-------	------	-------	------	-------	------	-----	-------	------	------	-----	-------	--------	-------	------

元錢惟善撰……………七九五	明李繼本撰……………六八五	元李繼本撰……………六八五	元舒頤撰……………五四七	元丁鶴年撰……………四九三	明金魁輯……………四七三	元金涓撰……………三六五	元張憲撰……………三六五	明許節撰……………三一七	明許節編……………三一七	元許恕撰……………三一七	元吳當撰……………二五三	明王偁編……………一四三	元吳海撰……………一二九	明王翰撰……………一二九	元鄭玉撰……………一
---------------	---------------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師山集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崔鶴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師山文集

別集類四元

提要

臣等謹按師山文集八卷遺文五卷元鄭王

撰玉有春秋闕疑已著錄是編文集八卷前

有至正丁亥程文序又有至正庚寅王自序

蓋即玉所自編惟序首標題曰餘力稿序中

亦稱且名曰餘力稿則集名似出後人所追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文集
提要

改然主禕序及楊士奇跋已皆稱師山集

則初刻時已改名矣遺文五卷不知何人所

編程敏政跋玉鈞臺詩卷稱其裔孫虬裝潢

成冊張駿和敏政詩跋亦稱玉裔孫鯨虬皆

能詩其或出虬等之手歟附錄一卷則當時

酌贈詩文及後人題詠也玉自序謂韓柳歐

蘇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道

之不明文章障之道之不行文章尼之其與

案元此語亦見克寬誌中亦為不

洪君實書又力詆唐皇甫湜其言殊妄汪克
寬作玉行狀稱其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為
雄渾警拔之詞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
樸實不為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
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其推尊亦太
過然玉學術本醇克寬所謂大抵主於明正
道扶世教者其論不誣其文皆雅潔不支歐
陽元所謂嚴而有法者

愧其送葛子熙序稱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

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所入之途有不

同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

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

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大本達

道無有不同者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

所以異此豈善學聖賢者哉又與汪真卿書

稱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同異歸之至當

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燦然莫不
畢見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
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為口耳之弊益
古人之學以所到之深淺為所見之高下所
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
豈朱子畢盡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其言皆辨
別真偽洞見癥結無講學家門戶之見知其
授命成仁措拄名教不自剽竊語錄中來矣

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師山集原序

鄭君子美初至京師或傳其文數篇於奎章閣下授經郎揭公讀之驚曰是蓋工於古文者嚴而有灋侍書學士虞公揚于坐曰鄭子之文異日必負大名於天下藝文少監歐陽公曰使少加豐潤足追古作者宋狀元陳助教皆稱其能且奇其人將謀薦之鄭君竟奉親南不屑留矣余時以筆札事諸公親聞其言欲一讀其文以自快而未之暇歸江南數年與鄭君益相親始得博觀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原序

其前後之文累百餘篇蓋其制行之高見道之明故卓然能自為一家之言如此古人謂文章與時高下然亦恒發於山川之秀本諸文獻之傳漢之文章莫盛於司馬相如揚雄而蜀世多文人若鄭君之學夫豈無所自來哉余不能文又惡知鄭君以嘗游閣老諸公之門姑誦所聞以為之序子美嘗築精舍師山聚書以淑學者故學者稱之師山先生云至正丁亥三月望日婺源程文以文甫書

餘力藁序

孟子既沒學者各以己見為學文章為道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蘇子瞻輩咸以此名世作者既曰足以盡斯道之傳後之尊之者又曰是皆所謂傳而得其宗者也塗天下之耳目置斯民於無聞見之地然則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文章之弊可勝言哉宋初河南程氏兄弟者出天下號為兩程夫子始知斯道之傳不在語言文字之間而具於吾性分之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原序

內不在虛無高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明道以此淑身而傳後以此解惑而覺迷文章之作遂一廢而為無用之物譬之霖雨初霽復見天日而無有魑魅魍魎也至吾新安朱夫子集諸儒之大成論道理則必著之文章作文章則必本於道理昔之尼者行障者明矣信乎有德之必有言文章為貫道之器而非虛言之謂也余年十數歲時蒙昧未有知識於前言往行無所擇獨聞人誦朱子之言則疑其出於吾口

也聞人言朱子之道則疑其發於吾心也好之既深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於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學古人而疑古人之類我也人有笑而問者曰文章宗韓柳道理宗朱程此萬世一論也子之為學不亦謬乎余曰道外無文外聖賢之道而為文非吾所謂文文外無道外六經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謂道吾於朱子折衷焉問者曰吾過矣吾過矣子之言是也余懼問者之煩而應者之勞也廼書其意而以白夫世之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原序

本也至正庚寅三月朔鄭玉序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卷一

元 鄭玉 撰

表

讓官表

臣聞高祖開漢不屈四皓之心光武中興終全子陵之志夫所謂隱士者或因忿世疾邪或欲廉頑立懦故以恬退為事高尚為風未必皆有康濟之才經綸之學也從昔賢聖之君所以特加寵異者蓋欲養成廉恥激勵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卷一

風俗為天下勸耳臣幼以樗櫟之資深愛山林之趣躬耕壠畝留情著述初無過人之才忘世之意也茲者伏遇皇帝陛下以天地為心億兆為念求賢不及從諫如流謂臣遜跡丘園特賜尊酒束帛以翰林待制召臣聞命恐悚神識飛揚循牆扣天趨避無所臣竊惟邇年以來士大夫貪得患失尸位素餐廉恥日喪風俗日壞養成今日之禍以致盜賊蠭起生民塗炭遂使陛下宵衣旰食憂形辭色累下哀痛之詔布寬大之恩而天下猶

未定也今臣復蹈前轍貪冒恩榮不知退避豈惟負陛下知人之明抑亦有妨朝廷進賢之路非臣所以報陛下亦非陛下所以望於臣也蓋臣學問之淺深德量之大小非他人之所能知而臣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者豈敢炫石為玉以自欺其心哉然酒與帛天下所以奉陛下者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辭也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以與人臣不敢受也伏望天慈特賜俞允收回恩命容臣

欽定四庫全書

明山集
卷一

二

以布衣赴闕入覲清光攄其一得之愚以為涓埃之助然後退處山林詠歌堯舜以樂太平實臣之至幸也而使者坐驛有司臨門迫臣就道必欲令臣親詣辭免臣累更憂患素抱羸疾道路勞役至於海上復感風痺不能前進謹奉表以聞伏聽聖旨臣干冒天威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酒箋

日月重光紹承平之正統山林小隱蒙徵聘之殊恩丹

陛出綸青坊設醴臣誠欣誠忭叩頭叩頭臣聞人心攸繫實惟儲貳之尊德業孰先莫如繼述之重能廣君父所行之志必得古今達孝之名然束帛旌賢禮僅聞於前代而上尊致敬事未見於東宮何幸微臣親逢優渥以巖穴孤寒之士受朝廷稠疊之知此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坤德承乾離明出震體聖上招臣之盛意舉國家曠古之彌文位居主鬯之崇器非妄與情比賜酺之厚澤欲普施遂使草茅濫沾雨露臣顧慚淺學無補明時

欽定四庫全書

明山集
卷一

三

書

上鼎珠丞相

昔者周公之為輔相也一沐三握其髮一飯三吐其哺急於得賢以共天位故能致成周之治為三代之隆也

然舉賢之道在於公天下之選不可徇耳目聞見之偏而墮朋黨好惡之弊也伏惟閣下以伊傅之才居輔相之位朝夕求賢惟恐不及其視周公誠不多讓然天子之職在擇一相宰相之職在擇百官主上之所以擇宰相而得閣下者可謂得其人矣閣下之所以擇百官者則未聞其人也邇者朝廷以某隱居不仕上尊出自光祿束帛貴于丘園拔之深山窮谷之中置之金馬玉堂之上使某庸陋濫叨寵渥宣所謂公天下之選哉蓋某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卷一

四

自幼知非用世之才又乏過人之識故棄干祿之學絕進取之心投迹山林躬畊壠畝自食其力無求於人暇則誦詩讀書以著述為樂非敢不仕無義以廢人之大倫也好事相傳指為隱逸流布京師致徹閣下之聽閣下又不察之而以上聞某聞命以來揣分量才逃避無所仰愧俯怍寢食不安竊惟方今戰士暴露而賞賜不加賢人在野而弓旌不舉乃使某謏才陋學謬膺恩榮傳笑四方為閣下之累貽朝廷之辱誠非所以望於閣

下也欲乞廟堂繳還翰林之命俾某以布衣躬詣閣下吐其狂愚少摠報效移此恩數以之賞戰士則士盡其力以之招賢人則人得其用削平盜賊坐致太平然後使某得以優游斯世美朝廷之治頌閣下之功播之聲詩傳之後世以為億萬斯年之美談茲實天下之望也某之願也以此不敢欽受而使者敦迫必欲令某親至京師面自辭免而某憂患餘生昏耄成疾道至海上復感風痺不能前進庸是因其表章之辭布此腹心之懇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卷一

五

伏望鈞慈特為敷奏遂其初心實切幸甚

上漢兒執政書

某惟士君子之於世固在乎人相知之深尤在乎已自信之篤夫以夫子之睿智察弟子之學行而許漆雕開以仕其知之不為不深矣及至開以吾斯之未能信告則夫子為之喜悅豈夫子之知不如開哉顧有人已之殊而開之不自欺為可貴耳某也江東之鄙人也幼而讀書既乏明敏之質長涉世故又無幹濟之才不敢自

欺其心投棄林壑甘與樵牧為伍而不為仕進之謀重
以邇年鄉郡累經寇盜城郭丘墟田畝荒落屋廬焚毀
妻子離散憂患驚心遂成疾疢兼之肢體傷殘精神消
耗景薄桑榆昏耄日甚近者朝廷急於得人不少覈其實
遂以隱逸見舉即所居拜翰林待制某自揆匪才不堪
斯任乞讓名爵恭俟綸音許以布衣赴召而使者堅拒
不允必欲令自赴都陳懇逼迫上道勞苦筋骨衝犯風
露內疾既劇外感復深不能前進茲具表文布其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卷一

六

惟三先生以中原文獻之宗任廊廟柱石之重蒼生之
所仰望士類之所依歸愛人以德不尚虛文冒貢尺書
數陳衷懇幸因論道經邦之餘達此衰朽顛連之狀繳
還翰林之命使某得老倒山林優游聖世上不妨朝廷
進賢之路下不屈匹夫自信之心雖不能有補明時之
治亦可以少息奔競之風豈惟某之私幸亦世道之幸
也區區干冒威嚴下情不勝恐懼之至

師山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卷二

元 鄭玉 撰

論

漢高祖索羹論

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為重以吾親而視天下則天
下為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父母之難又
豈可不權其輕重而為之進退哉方天下亂離生民塗
炭以吾身犯鋒鏑之險蹈不測之淵為天下拯焚救溺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卷二

一

者天下重於吾身也及親陷賊庭危在頃刻則舍天下
以全吾親者親重於天下矣昔者漢楚之爭會於廣武
項羽置太公於俎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
也高祖於此所宜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
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
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父
之羹以吾親之重為天下之一擲哉向非項羽有婦人
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則太公烹於俎上矣項羽既殺

太公分羹高祖然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羹與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之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得計索羹為名言紊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桃應問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高祖當以此為法

唐太宗論

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古今之通義帝王之常經也堯以天下與舜未聞舜以瞽瞍為辭太王以國傳季歷未聞季歷以太伯為解蓋當天下離亂之際苟德在已則起而應天順人救民於水火之中矣又奚暇讓其父兄哉昔者隋煬暴虐無道盈於桀紂

生民受禍甚於塗炭天下怨之過於寇讎於是盜賊蠭起干戈林立誅隋之師不期而會然皆陳勝吳廣之徒未有商湯周武之比獨太宗以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當時豪傑皆歸心焉人之議之則曰命世之才太宗之心亦必以高光自許是蓋湯武之亞矣衆人之論固未嘗及於高祖而高祖之志亦不足以及於是也使太宗因天心之厭亂順人心之思治以天下之憂為一己之任義旗一舉豪傑雲蒸以之興弔民問罪之師行放桀伐紂之事乘虛入關號令天下數煬之惡而誅其身代煬之位而反其政然後用漢太公故事尊其父為太上皇半年之間定天下而成帝業身沒之後位傳於子前免挾父之名後免弑兄之惡湯武之事復見於後世唐室之治可追於三代矣顧乃拘拘於父子名分之間孜孜於詳度論議之細不量其父之才必欲強以天下之重言之而不從則刼其過失誅以禍福及其義兵既舉大事已集猶且自加殊禮

至於九錫既不以征伐之事上同於湯武乃竊取禪授之名下同於莽操亦不聞太宗之有一言何也蓋太宗才過於德識不逮志卒成骨肉之禍遂陷篡弑之名者皆始謀之誤也或曰高祖身為唐公職掌兵權非太公之比使太宗而自舉事則高祖必起而誅之矣今以史考之太宗之初說高祖也高祖蓋欲執而告之矣明日復說之則以其言為大有理且曰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及裴寂問之則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觀於此言太宗舉事高祖又豈能殺之哉況太宗之在當時天與之人歸之使其父有瞽瞍之暴頑母之助塗廩浚井且不能害之也況高祖乎不肯逆天違人而害其子也必矣太宗之事千古之遺恨也或者之言又豈足為太宗解哉

張華論

嗚呼聖人既為經以定天下之常復為權以盡天下之變於是經權相濟若體用然而天下事無不可為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卷二

四

人君者天下之義主也義之所在天下共為之主矣苟義去之匹夫而已豈得為天下之主乎人臣之事其君幸而遭遇明哲固當盡職奉公竭忠事上守其常分毋或凌犯不幸遭遇昏愚縱情暴虐肆行禍亂毒害生靈傾危宗社為之大臣者則權之以義而有伊霍之事焉人主尚爾況母后乎若曰君臣上下素有定分階級等威不可踰越拘俗儒之常談守匹夫之小節坐視禍亂至於危亡而莫之救則將焉用彼相矣吾讀晉書於賈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卷二

五

后之禍不能不深罪於張華焉夫華者晉室之大臣天下之元老在武帝時即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議者謂宜為三公蓋朝廷取以為法宗社恃以為安四海之所屬望萬民之所歸心況惠帝顛駭國家大計獨寄之大臣者乎賈后專政淫亂暴虐誣元舅以謀反而殺之廢太后為庶人而幽之此大逆無道人神之所共怒王法之所必誅苟不能討禍亂必矣況賈后為妃之時戰擲孕妾武帝嘗欲廢之具有詔旨張華苟能倡明大義廢

黜賈后正名定分以安反側則太后可復儲貳不致於動搖國本既安天下自定此撥亂反正之道也顧此不為而乃議曰太后黨於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稱武皇后居異宮此何言哉善乎董養之言曰公卿處議至此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及其弑太后而覆殞之賈模裴頠謀欲廢后華尚欲使模頠調停勸戒謂不致大悖則天下未亂而已得以優游卒歲不知何者謂大悖何時為大亂乎及其謀廢太子劉

卞請因太子入朝廢賈后於金鄼城華猶曰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卒使太子幽廢以死國本一搖天下遂亂孫秀之姦謀以起趙王倫之篡逆以成馴致骨肉相殘凶人乘間宗社播遷中原不復是果誰之罪哉華之族滅身亡有不足惜者矣嗚呼華也昔者力贊平吳之策何其勇也今者力沮廢后之謀何其怯也蓋華本庸人專於詩書名物之間制度文為之末才不足以制變學不足以適道

豈知天下之大義聖人之大用哉若華者所謂具臣而已矣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華且未知所謂立安知所謂權哉

狄梁公論

或問曰狄梁公唐之社稷臣也或者譏其事女主此說然乎予曰不然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且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佛盼以中年畔召子欲往且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此孔子所

以為聖之時也武曌音照以一婦人滅唐篡位奄有天下南面稱制莫敢誰何此古今所未有之大變也革命之際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辭而勸進者六萬餘人方是時也人心天理蓋蕩然矣豈復知男女內外之定位君臣上下之大倫哉李昭德雖有姑姪相篡之言不過詭計以奪武承嗣之權吉頊雖有請還廬陵王之語不過為二張長保富貴之策不有梁公心在王室志復我唐智識足以破其姦謀至誠足以折其詐偽忠言讜論足

以沮其邪心婉辭曲意足以興其善念卒還中宗又薦張柬之等誅除姦惡以成反正之功則天下為周唐室不復奪攘篡弒之禍興誅討征伐之事起矣生靈受禍何時而已乎唐之宗社又豈復有二百餘年之血食哉予嘗謂梁公事女主復唐室一事合於聖人之時豈但有不可譏議而已乎為斯言者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予於梁公猶有遺憾焉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少正卯孔子豈亟亟於誅戮者哉蓋恐事機之或

欽定四庫全書

附錄
卷二

八

失而罪人之幸免也武曌篡位至梁公薨十有七年矣梁公入相亦三年矣方帝在房州猶懼相去懸隔萬有不密則害為成今帝已還東宮朝夕在側左袒一呼其有不應者乎顧乃遷延猶豫終於相位必待張柬之之徒以終厥志梁公之薨已七十一歲所薦張柬之又年八十餘矣使天不假之年則不幾於失其事機乎況梁公才識有過人者使其自為誅戮之際必有施為後日決無五王醢醢之患矣抑此豈直梁公之失哉亦由當

時教化不明綱常淪廢不知武曌之為賊而失誅討之義以至於此也傳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又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故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惟恐後夫武曌之所以貴於天下與天下所以奉之者以其為唐室之后天下之母也今武曌改唐國號滅唐社稷廢唐宗廟逐唐人主而篡其位則是唐之賊矣又豈得復為天下之母乎在廷之臣皆嘗北面事之但知其前日為天下之母不知其今日

欽定四庫全書

附錄
卷二

九

為唐室之賊也何以言之武曌之遷上陽宮也姚崇嗚咽流涕張柬之曰此豈公嗚咽流涕時耶崇曰前日從諸公討姦惡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夫以姚崇之賢猶以其為舊君在他人又安知其為賊乎使當時在廷大臣有一人之識足以及此明其為賊聲罪而致討焉綱常一明人心自振豪傑風起不旋踵而誅之矣又豈使後世復有遺憾如今日之所云乎近世胡氏數其九罪恨當時不即誅之後日不追廢之可

謂痛快的切矣然猶未正名其為賊也予故發明胡氏之意正名武壘之為賊使綱常之分大明於天下後世母后有託以垂簾聽政包藏禍心謀為不軌如武壘之為者其忠臣義士防微杜漸不俟終日當其未成也則有以沮之若其既成也則有以誅之庶幾篡逆之謀息而禍亂之原塞矣故特於梁公責備焉

讀歐陽公趙盾許止弑君論

余觀左傳所載皆魯史舊文明白可信及丘明稍加隱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卷二

十一

括附以議論然後事蹟泯滅是非乖謬春秋之旨始有不可得而考者矣及公羊穀梁定為義例之說但有不合則曰此聖人之微意也一切舍事實而求之空言使聖人筆削之妙下同刻吏弄法之文而仲尼之志亦復不可見矣然則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今以趙盾許止之事觀之經皆書弑初無不討賊不嘗藥之文也自左氏設為君子之言託為孔子之說二傳從而和之趙盾許止弑君之情始晦而諸儒議論之辭起矣去之千

載卒未有能破其說者至歐陽子始評而議之真傑論也然歐陽子以高才偉論不待考據本末二人者弑君之情已不可遁矣以常情觀之非考驗事實證據明白未易輕信而不疑也晉靈公欲殺趙盾盾乃謀弑靈公遂使趙穿攻於桃園者情也謀既定則出奔以待其舉事既遂則復國以成其亂者蹟也盾蓋主謀穿特從之爾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誅首惡也盾以其非親弑可以自掩欲爭以苟免於是史狐對曰子為正卿亡不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卷二

十二

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所以為之辭而證其主謀乎弑也况趙盾反國非惟不能討賊既聞狐語之後又使趙穿迎公子黑臀而立之情蹟益彰露矣左氏但泥其不越境不討賊之辭而不察其非子而誰之語故謂狐直以盾不討賊而加以弑君之罪又從而託為孔子之說惜其不能越境以免二傳從之而姦臣賊子之情跡始得以自諱而幸免矣許悼公瘡飲太子止之藥而卒太子奔晉夫飲其藥而卒則是進毒以鳩其父矣父死

而奔則是弑君而避討矣苟非其弑父死之後居喪即位自有常禮豈有棄父之喪而奔他國者乎左氏因史無弑父之文而有進藥之語又從而推之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於是公羊穀梁益得以肆其支離之說而許止弑父之蹟幾泯矣余故曰春秋之不明三傳蔽之也程子曰以經證傳之誤以傳補經之闕讀春秋者以是法求之其不合者寡矣

趙苞論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卷二

十三

君臣者天下之大義母子者一身之私親以私親而忘大義固不可因大義而殺私親豈人情也哉此趙苞所以處其君與母之變而莫知所適從也夫寇之所以劫制其母者以其子之為太守也太守之所以受制於寇者以其身有守城之責而進退兩難也當此之時以城降寇而求生其母則為不忠以城拒寇而致殺其母則為不孝為苞之計唯當對寇自殺使城守之責歸之佐貳破其挾制之謀絕其覬覦之念母在寇中遂為棄物

一老婦人殺之何益寇必委而去之不求生其母而母自生矣苞之死也豈不為全人哉惜乎苞知君臣之不可相背而不知母子之不可相殘遂致遽戰而殺其母也及觀苞既葬其母即歐血而死則當時不死而遽戰者苞非愛其身也特出於倉惶急迫一時思慮之所未及識見之所未至耳然母既死矣而苞死之則其死也亦徒死矣惜哉

李璡論

欽定四庫全書

師山集
卷二

十三

凡人處君親之間當大變之際既不能兩全其道則當各盡其道而已若李璡者其有得於此乎方懷光之將反也璡陳逆順之理盡諫諍之道知其父之志決不可移也則言於德宗使為之備見君恩之不可背及懷光之敗也則自殺以殉父見親難之不可違觀其言曰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雖當大變之際而粲然君臣之倫又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

不能迴耳雖在大難之中而藹然父子之恩及德宗問其自免之策則對以俱死既不背其君又不遺其親斯為忠孝兩全矣君為臣綱父為子綱豈不各盡其道哉按免懷光一子死使收葬則懷光猶有後也璵之死可無毫髮遺憾矣致堂胡氏謂德宗欲全璵則宜預詔馬璵以懷光畔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璵勿死而璵亦可以不死矣以愚觀之雖有德宗之詔懷光之言璵必死而後已安肯託之以自免哉縱迫於君父之言暫焉不死此心其肯安乎亦必死而後安也璵謂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者蓋其本心也李泌謂使其不死則亦無足貴者得其本心矣悲哉

漢昭烈顧命論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其法固不同矣然聖人豈容毫髮置私意於其間哉亦曰與天下公之而已立子以適三王不易之常經也然為天下得人則兼用官天下

之法焉故太王舍太伯而立季歷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其欲天下久安宗社不廢則一而已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桓靈不道僭亂四起操丕父子遂篡帝位昭烈以帝室之胄擁益州之衆三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與披荊棘犯霜露同死生共甘苦者十有七年鞠躬盡力死而不已者皆為興復劉氏也昭烈豈為身謀孔明蓋社稷之臣也今劉禪昏愚暗弱縱使伊尹阿衡周公輔相亦必危亡而後已雖百孔明如之何哉此幸有說既曰興復劉氏則凡高祖之子孫皆天下之共主何必拘拘子禪嗣位而後為漢祀不絕哉為昭烈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所以經營天下者凡為興復劉氏也今天奪我志病不能興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而立之孔明王佐之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之社稷復興矣惜乎昭烈之識不足以及此而乃言曰如不可輔卿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用權而擇賢則恐天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守經而